



諸子政治思想史

袁華來

政治參考書款之七

中國政治思想史

中國政治思想史

導論

欲知政治思想難。何以故。以政治爲人類獨有之活動。人類思想變動不居。艱於整齊而條理之。故欲知中國政治思想尤難。何以故。以中國人重實事而輕理想。篤行誼而薄談論。自古迄今。所貽政治事迹。大抵乾枯斷爛。不成條貫。推見至隱。苦無門徑。故

昔柳子厚論封建。於人生有初無初。兩不能斷。而卒謂有初爲近。今論政治思想亦然。中國政治果有思想乎。抑無思想乎。義涉玄渺。驟難董理。擇其近者言之。凡有政治。殆不能無相副之思想。爲之基構。何以效之。物之生也有欲。人爲物靈。更不待論。惟物之欲無由自達。人則有法焉。以求達之。求達者衆。勢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治。治者何。君長。刑政是也。君長。刑政者何。政治也。亂時求治。因構爲君長。刑政。諸相期於表見。卽政治思想也。政治思想之始。與子厚所論封建之始。實同一源。何也。封建者。固中國政治思想之最。大。幟。志也。又政治思想之起。與荀子所論禮之所由起。殆無二致。何也。中國言政。惟禮與政如車兩輪。闕一不行。凡禮所在。卽政之所在也。

凡論事。先明有無。次定先後。列子載殷湯問夏革。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然則物無先後乎。湯依次而及第二義。惟論政治亦然。

中國之政治。有思想矣。其思想先乎抑政治先乎。以勢察之。古來政迹。往往發于偶然之衝動。適爾之遭際。其中一無成算。豫計可言。謂有思想。亦執筆之士。從其後而潤色焉已耳。一切主宰於前。成功於後。理實相副。因果井井。疑未嘗有是境也。曰是不然。烏構其巢。蟻封其穴。慘淡之處。一一皆有意匠。未雨之時。相與綢繆。何況政治爲人類最高成業。豈得以無謀之動。概抹然之。古人論物。謂物生而後有象。左僖十五年傳語。律諸政治。宜若政治立而後有思想。然形上之業。未可與形下之器同日而語。且卽以物言。象先象後。亦復訟說紛紜。未易驟曉。老子云。『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明明象先而物後也。王弼注本。則頗顛例其序。說者本之輔嗣。以謂原書應一是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句居前。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二句居後。此依物生而後有象之說。則然爾殊不知老氏微旨。在一反恆。人思致表示象。生而後有物之理。前文大書無物之象四字。卽離物言象之關目。語他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者物。不可道者象。惟象斯常。故曰常。名。歐人講學。輒及原型觀念。原型具而萬物生。天地化育之隱。於焉章示。斯理也。吾之儒先。尤篤信之。

推及政治。自亦雅不外。是蓋吾國論學。無不混同於政。漢志九流。皆出王官。即學卽政。二者渾無封域。以知思想。先而政治。後固中國學者衆流齊匯之通理也。

嘗論世界文化。祇有二式。一工業文化。一農業文化。蓋文化之爲物。不能獨立於生活狀況以外。而生活狀況。不流於工。則凝於農。人生之聰明才力。既隨農若工之二大趨勢。昭爲制度。云爲一切之相號曰文化。則談文化。而以農工二分法。推概無餘。允於邏輯。無諱。由是而言政治。有所謂工業政治。有所謂農業政治。由是而言思想。有所謂工業思想。有所謂農業思想。幾何公理。凡真於其全者。必真於其分。移御本題。信爲貼切。今人動曰。東西洋文明之不同。不知西洋文明。即工業文明。東洋文明。即農業文明。農工異質。故其發爲文明。因而異形。此兩文明之所以異形。或曰。種性爲之。或曰。地理爲之。或曰。史迹爲之。要不外得半近似之說。未若一言以蔽之。思想爲之。西洋之成爲工業文明。以工業思想爲之。胚胎故。東洋之成爲農業文明。以農業思想爲之。胚胎故。何謂農業思想。古歌謠有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於我何有哉。此農業思想最周徧之表示也。舉一國之人。無一不假定託業於農。或有非農之務。立國所不容緩。復不可耕且爲者。則一一由農廣之。其事旣已。仍返諸農。如仕而得祿。謂之代耕。致仕而去。號曰歸田。乃著例也。彼舉全國思想。專一於農。如此切深而著明者。決非得以先天之勢固然之

理容易。宥過。此中哲人。聖士。處心積慮。正不知耗去幾許機智。運用幾許氣力。始克以所云農業思想者。勸入。人人之腦中。推諸四海。播之無窮也。何以言之。人莫不喜新而厭故。耽進而惡退。崇奢而鄙儉。得寸而進尺。歐洲之工業文明。率遵是道而行也。故其社會百業。日起有功。窮極者欲迫成今局。吾國以農爲本。則一一反之。反之而與人類之生性格不相入。此非有克己復禮之大人。朝朝而講之。昔昔而淬厲之。使人。不期而與之化。又焉有幸。說苑載子貢行野。見老人抱甕而溉。往復不倦。子貢曰。嘻。何不爲桔槔。以速其用也。老人曰。非不知之。吾懼以是啓天下之機心也。吾故不爲。此特裨官所書軼事之類爾。而自史家之眼。辨之。懼啓機心四字。實足以定中國數千年之國風民運。而有餘。自來君相師儒之孜孜罔懈。靡不惟倂大機心。是剋讀者試思之。吾國文化逆流而成。此平易而絕難。抑中庸不可能之局。經經緯緯。不有極高尙而偉大之思想。以貫通之。何以致是。子貢貨殖之材也。億則屢中。倘其不登孔子之門。飫問聖道。所成殆不越一猶太富賈耳。以是爲推。人才始絢繡而終平淡。由工而折入農者。何限奇伎淫巧。遂古有禁。夫所謂禁者。亦抑其太盛耳。伎而曰奇巧。至於淫。吾國之工業。自始居於何等。略可想像。設吾一如歐人。因勢而利導之。順欲而崇獎之。世界文化發達之史。行且澈底異其紀載。而吾聖人不慕是也。惟不慕是。又反其道而行之。馴至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凡工舉以農之精神。易之歐洲工。

弊之患。遂乃不見。政治思想爲力之大。有若此者。

政治思想所占國史之領域。如彼其大。書之哀然成帙。宜呈絕大偉觀。而又不然。以言其故。約有數端。

一、中國之政治思想。胚胎甚古。久成定形。道家祖黃帝。尙己。而各家言法先王。其源亦推至堯舜以前。周秦諸子爭鳴。九流雜出。細按之上於申說之形式。未同至大道之源。不能有二。以是政治思想。歷時久遠。所容絕富。而其實頗復單純。

二、中國學者。共信天不變道亦不變。三千年來之思想。因之。事多創之。事絕少。孔子號爲儒家之祖。而其所自矜尙者。在述而不作四字。兩漢以來。儒術統於一尊。凡有所言。俱稱代聖人立言。更無俟論。

三、自墨家倡爲十人十義。百人百義之禁。各家持論態度。隣於專制。帝王有所爲而排斥異說。又屬變本加厲。明清二代。使士人習八股數百年。此數百年間之思想。致受異常之禁錮。左宗棠言。非八股能得人才。實人才舍八股莫由出。乃慨乎其言之。李贄王夫之。呂留良曾靜戴名世之流。稍持異議。所著遂成一代禁書。

四、中國學者。言行期於合一。自非能行。不形諸言。此其故有二。一曰恕。凡義必先自律。己未能信。不以責人。一曰用。凡義必先明時。於時未叶。不加深論。以此二因。凡原本邏輯極深研幾枝葉扶疏。一往無餘。

之文字。吾國絕少。周秦諸子亦特時代思潮之異數爾。

五、中國立象形文字。結體維艱。古用刀筆。簡書不宜繁重。造紙之後。印刷未行。寫卷亦流通匪易。卽云刻字。木版與今之印術。鈍敏非可同日而語。於是以流傳乏術之故。思想遂形滯澀。百學皆然。政治自莫能外。

六、古者大師教人。高深之義。期於學者自悟。不輕論列。孔門之有微言大義。凡怪力亂神。子所不語。利命仁三事。子俱罕言。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皆着例也。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卽以得聖人之糟粕。譏公僅以文字言之。信乎其爲糟粕。凡思想所存。不得不尋求於文字以外。試觀高明之士。動以意不可言傳傲士。宗門之法。亦輒以獲不傳之秘相高。可見玄祕之風。沾溉絕遠。思想與文字。幾未能俱處於室。於此而欲考覽累代一貫之政治思想。戛戛其難。卽勉爲之。匪惟量少。抑亦義惑。

七、古人視學卽政。舍政無學。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孝友爲政。奚其爲爲政。下及漢儒通經。必須致用。趙普半部論語。足以治天下。明清以八股課士。百政所需。舉肇於此。皆一理所流衍也。六經之中。惟書以道政事。亦特就其顯相。姑爲之說耳。實則脫離政事。羣經殆無自存餘地。謂春秋與政事無關。豈非譏言。雖然。以今之科學方法。律之舉中國四部之全。悉充政治思想之材料。可爾。從而鍊冶。將妙合邏輯中。

中國政治思想史

孔子

政理與哲理。於學各有其域也。而在吾國則二理混。何以言之。哲理者求理之通者也。志在驅久宇而外之。政理者運理之局者也。無在不爲久宇所限。二事倖馳。殊難併爲一談。獨至孔子立言動有所爲。有所爲則時若地之觀念絕重。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以忠恕二字概括孔子一生哲學。應是通象。然忠者忠於人也。恕者推己而及於人也。人爲當時此地之人。忠恕之德因不得不爲時空二性所渲染。說苑載孔子語顏淵。『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此足以語通矣。然劉向所據未必可信。即信矣。亦恐其獨與顏氏之子言爲爾。至答尋常弟子。則性與天道固在不可得聞之列者也。以是之故。孔子之學。詳於政而略於哲。篤而論之。舍政直無所謂。哲凡所言。哲幾無一不涉於政。以政統哲。要不爲妄何也。孔子凡言。凡動。率志在與接爲構者一人一事之遷善。不屑屑爲好高騖遠之談也。澤非記醜爲所誅。討尤無從入於聖念也已。孫星衍言漢時通天人之學。有董仲舒賈誼楊雄翼奉鄭康成諸人。東晉而後。其學遂絕。星衍又論孫慎行云。公深於儒術。故所言天人合應之道。比于賈董所

謂天人之學。及天人合應之道。燦乎哲也。學逮晉而絕。孔子之教。仍綿延不替者。足見孔子之所以傳道。固不在乎此。賈誼僅洛陽一少年。粗解治術。無論已。揚雄務爲艱深。太玄法言。無當人意。賈誼毗於陰陽家所爲。鄭康成斤斤於名物象數之末。有清漢學。集其大成。效已大覩。倘孔子之學。悉與數君所爲合轍。薪傳所在。沾溉到。今則孔子猶得保其素王之號。維其一尊之統與否。將無人敢信之也。清漢學家持論之偏如此。

或者疑之。孔子之言。既爲當時此地之人說法。則春秋至今。二千餘年矣。社會迤演遞進。環境殆全然異致。胡乃孔子所教。猶深入人心。如是乎。曰。是有二故。一人拘墟於時與地。而性無二致。孔子善就古今不變之性。以立言。故世人崇信不衰。二中國農國也。國民生計。絕少變更。孔子爲展發農國文化而立教。故其說於本國爲最宜。

由是研求孔子學術。有須先明者二義。一孔子者。人也。一尋常之人也。所言決不含何種神秘之義。亦決不懸高。不可攀之的。二人之尊崇孔子者。尊崇己性也。以孔子所言多與己性相合。故特尊崇孔子。以爲推展己性之具。

孔子之書。講求爲人之道者極多。而大抵歸本於倫常大義。廣其用于詩書六藝。本末兩修。斯號爲人惟。

若二者無能俱全。則舍末重本。一意以維持倫理爲務。此雖曰未學。吾必謂學之歎之所由來也。子路問成人。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謂曰亦可。此薄之之意。胡適之說。『成人即是盡人道。即是完成人格。』乃未明聖人立言本旨。倘知勇諸德悉備。而於倫常之道有虧。孔子未必許之。子路久在聖門。天性已篤。而適稟質魯莽。文藝未足。故孔子以此說進之。是乃因人設教。不得誤以爲教一切人之公的也。前引說苑。『顏淵問孔子。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同一問成人。告子路與顏淵不一其說。且對淵所言。軼出不知死。不語神之範圍遠甚。可見孔子之教高第弟子。固別有說。決不能執人人而語之。且知不欲勇藝禮樂。在勢無能兼備。不欲一宗。尤與知勇藝三事相射。讀此文時。首應了解文之以禮樂句。『之』字何指。此總指知不欲勇藝乎。抑分指乎。以理推之。似屬分指。從而析之。可作四節看。

- 一、若臧武仲之知。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 二、若公綽之不欲。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 三、若卞莊子之勇。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四。若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併四節爲一節。遂成今文。意謂得一已足。無取全能。子張問令尹子文。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王充問曰。『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吾者各別。不相須而成。』問孔篇此問誠爲得間。然未知之知字。恐不作智解。以孔子決無如此求全之念也。孔子一貫之

旨。曰。忠曰。恕。恕字即由此等處發出。所謂堯舜猶病。所謂無求備于一人。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諸義互明。蓋無疑貳。充復就宰我晝寢一事。發爲議。曰。『晝寢之惡。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充又於聽言觀行於予改是一節。議云。『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問孔篇充之所疑是已。然孔子亦特針對宰我爲進一步之督責。非必以是期之人人。且觀人與取人不同。孔子雖以言行相應律宰予。亦未見即屏予於言語一科之外。薄責於人一義。究不因此而有所害。綜而言之。孔子之能在以極深研幾之道。立爲夫婦與知之說。對象爲『人』。泛應曲當。此一義也。

『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

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

本論衡實知篇語

孔子既抉人性之隱以立言故凡後世讀孔子之書俱見書中有真

我在其傳孔子之教以真孔子自命卽此真我相與消息也夫人性不齊有如其面孔子而外諸家以言訓世亦自表其偏至之我能予後世人以獨得之我見故韓非之言顯學儒墨並稱爲墨子之說者當然自以爲眞墨子大取篇曰「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陳執猶言古人之執義者古聖昔賢之類語不曰古人先我而爲而曰因我而爲因字可玩墨自立說已如此後來之學墨者竟自同于初祖亦奚待論然其道大轂無能概之於人人所表之我雖眞不得謂之共我流衍未久薪傳以絕良不足怪不若孔子之道不偏而得其中不易而得其庸歷世彌久共我彌見也此之共見孔子得之他家則否者並非孔子有前知之異稟獨見之奇明稱聖則神如世俗所論此義論衡亦及之矣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此俱後來史迹主名宛在孔子安能預道其詳如是王充以「皆虛也」一語駁倒之且著爲說「曰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實知可云卓識然豈僅見禍福而已通常論事舉莫不然凡後世之人心一歸孔子直以孔子之言揆著人癢處故人人不期而宗之爾後人爲經說者號曰代聖人立言然若非聖人先代後人立言此後人者

亦決不若許子之不憚煩絮絮代數百乃至數千年前之陳死人張口夫代與託者特一間耳既云託矣託古將何所不至偽造讖記亦固其所漢人說經謂春秋爲漢立法曲解次僞託一等至宋儒如陸九淵云六經皆我註脚附會又次曲解一等考其動機都無二致亦意謂聖人已先我而言己耳非有他也人於僞造如始皇死沙丘等力詆其虛於曲解如春秋漢法等力言其妄而於附會如陸九淵等則一若行所無事律以荀子不通倫類之譏人人奚辭然人類者一不邏輯之動物也社會中矛盾之象寧復止此梁任公好於古書中推尋今義開時人引古就今之風而獨於戴震著孟子字義疏證溢出字義範圍迭標己見儼成一種哲學號爲不可解此亦學者遊于矛盾之藩而不自知也社會既於矛盾之象中已日見進化孔子之道相應於矛盾之象中日見尊大韓非之所謂非雜而反不足爲顯學者是也以天下之雜而反者固莫人性若也

如右所言皆孔子人生哲學所有事究與政治思想胡涉耶曰孔子之人生觀即其政治思想所從出也取一義而析之爲哲爲政時或渾難判別如大學一書爲孔子全部經濟所在其所規本末之序自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純乎一貫之理無從截住倚執而論之曰誠意正心修身哲理之部齊家治國平天下政理之部二理交用斯成大學規模此凡稍涉儒術之藩者諒未必遽以爲然也由是孔子之言卽

哲卽政。艱於釐別。傳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茲亦哲家哲之政家政之而已。上來已言。『孔子之學……舍政直無所謂哲。』以政統哲。要不爲妄。『吾今言孔家政理。故主觀爲如。』正。倘言哲理者。反其說以相制。將見彼此各持一是。無能相勝。茲不深論。惟謂孔子之道。哲理與政理混。非明其一無以見其二。乃是治孔用中之說。無可詆譎。惟然。可語孔子之政理矣。

孔子之所云政。範圍極汎。觀論語曰。

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爲政

書爲周書君陳篇文。『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文與此小異。意謂惟孝斯友。惟孝友斯善爲政。君陳乃有位之人。故其說云然。孔子駁之。謂祇孝友足矣。是亦爲政。孝友即政。何必施於有政。始得云政乎。此孔子將政家看得極周徧處。其曰爲政。幾與爲人同一涵義。故論語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子路

正也者。正其身也。何以明之。論語載。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路

論語又載。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語意所指。何等軒豁。

正也者。又正其心也。何以明之。大學載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凡以申修身在正其心之理也。身修矣。而家齊。家齊矣。而國治。事如連珠。相與貫串。而一切原本於身心之正。孔子言政直從源頭講起。與他家枝葉之辨異致。以此。

然則身心與政之連誼如何。身心形也。而政爲影耶。身心權也。而政爲物耶。抑匪如物理之自然因應。而別賴有法焉。以致之耶。曰。孔子於此。自然與法。殆交相爲用。何謂自然。大學載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提出機字。恰是自然因應之道。莊王言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說爲

種有幾。得水則爲鱉。得水土之際。則爲鼃。鼃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

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

興仁興讓。或作亂也。與蟻。蟻胡蝶生。羌無二致。故無憚以一機字統而攝之。雖然有辨。莊生明明曰種

有機。

幾卽機字

得水如何。得水土之際如何。生於陵屯又如何。然則機之於物。仍須獲有適宜之環境。而後發生相應之效力。今於政也。徒具身心之正。以爲之機。而政中之水。與水土之際。抑與陵屯。又安在耶。所云政中之水等等。非法而何耶。

法者可分兩面言之一。負面一正面。而負面之用尤大。其實中國之哲想政想。均醇乎棲息於負以爲生活者也。若於負中分派。道家居左。法家居右。而儒家適中。試就機字論之。機伏於此。如中無滯塞焉者。事當立驗於彼。故欲圖機之靈動。自應以摧陷廓清。一空滯塞爲第一義。如論語曰。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仁

正義適厚也。莫薄也。富厚與窮薄也。謂君子無擇於富厚與窮薄。但有義者則與相親也。姑無論適莫二義。胡似而要爲義之前障。適莫不去。義無由申。論語又曰。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里仁

惡當作去聲。好惡之惡。人如有惡。卽害於仁。一志於仁。應先去惡。以上兩節皆明非有所去。不能有取。凡百政事。悉作如是觀。可已。

孔子之自律也。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誠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曰毋曰勿。並取義於負以爲之基。此其精神與耶穌十誡之旨。恰相符合。說者謂人類之初期教義。都爲負式。無中外皆然。理或然也。惟孔子負說之影響於社會國家。遙爲深至。內學外政治於一爐。與歐洲之制度文爲形成。積極窮逞者。欲工商競興。羣意所響。適得教義之反者。正如玉石澠淄之不容混。視是固不獨孔教爲然也。即磨頂放踵之墨翟。所見亦不外此。大取篇云。『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吾嘗講其旨曰。

興利積極義。除害消極義。興利除害也者。不啻言積極者消極也。貌似辭意相伐。實則農國所垂政教。無一不從消極除害入手。以爲除得害盡。卽是興得利盡。舍除害別無所謂興利。墨子非攻。非樂。非命。豈是以非爲幟。持此尤爲章顯。故本文云然。漏雍卽漏癰。人染此癰。宜決去之。以況除害。癰去而肌生。害除而利盡。其事相類。

孔墨之契合已若是。可見負義實爲中土哲學之普遍思想。孔子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與少正卯之以澤非記醜而被誅戮。乃其治績之最昭著者。三月大治。卽逕由此以除漏雍之得其道也。昔者嘗怪孔子有言。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